



刘伯承：军事帅才也是办学治校内行

□ 张 元



刘伯承元帅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军事家，而且也是卓越的军事理论家、军事教育家，是我军院校建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。在治军上，朱德赞誉他是“不可多得的将才”。而在治校上，周恩来则赞誉他“刘老办学校是内行的”。

心系教育，建立军队自己的“鞍钢”

“建军必建校”“治军必先治校”一直是刘伯承的主张，也是他从血与火的战争中领悟到的深刻道理。他认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，没有训练的部队是乌合之众，不讲战术的指挥员是没头苍蝇。办校是培养人才、培养干部的有效途径，有如“母鸡孵小鸡”。一大批合格的军事人员是打赢战争、建设现代化军队的关键，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紧密相关。早在沪顺起义时，他就在起义军中创办了军政学校，后来又先后主持和领导了红军学校、红军大学、抗日军政大学、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等，为我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骨干，对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1950年，当他得知创办陆军大学的消息后，随即致信党中央，请求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、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等职，请求去办校。这在许多人看来并不理解，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位高权重，并且中央已有意安排他当总参谋长一职，而他却言语恳切地讲：“战争已经结束了，我年龄这么大了，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！”当时，战争形态已发生革命性变化，人民解放军面对的未来战争是诸军兵种合作作战、立体作战的现代化战争，而我们的军队“距现代化还相差很远”。因此，培养一批掌握现代军事科学

技术人才尤为迫切。中央军委机关刊物《八一杂志》指出：“它（学校工作）像是我们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‘重工业’，是我们军队自己的‘鞍钢’。”刘伯承主动请缨办校，既高瞻远瞩，更体现了他对我军建设的高度责任感。1950年10月27日，年近花甲的刘伯承膺命从西南来到北京，一心扑在学校的规划筹建上。至1956年8月，军事学院建设成为拥有12个系的综合性军事学府，为后来全军正规化院校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为战育人，“缺什么，补什么”

刘伯承本身接受过系统的教育，他先后读过6年私塾、3年新学；从戎后，在重庆陆军将弁学堂学习；南昌起义失败后，他被派到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。这些学习经历，加之革命战争年代的办学经验，加深了他对教育规律的认识。刘伯承办学治校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学以致用、面向战场、以战育人。早年他在长征路上主持的红军大学，“最大的特点就是边走、边打、边教、边学”，研究和总结怎样走、怎样打，“做到了‘需要什么，学习什么’；‘缺什么，补什么’”，生动实用又具体。军事学院创办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，这场战争对于严重缺乏现代战争实践的我军来说恰如一所“大学校”，人民解放军的大部分特种兵、2/3的野战部队都先后入朝轮战，就全国作战部队来讲，有70%经受过抗美援朝战争锻炼。从志愿军一入朝，刘伯承就密切关注战争的每一步发展，连续多次派出赴朝鲜见习团，或联系被调到前线指挥作战的学员了解战场形势，同时邀请一线指挥员、赴朝慰问团负责人和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团成员等召开报告会，并将作战情况及经验汇编成册，作为最鲜活的教材贯穿到学院教学中。这种前线与后方、部队与院校的密切交流，既升华了前线战场的作战经验，也使学院的教育训练内容直接取材于战争实践，以战教战，事半功倍。

在领导军事学院期间，刘伯承大兴研战、教战、学战之风，提出“实战战场上的胜败即是测验我们教育工作成绩好坏的试金石”，要求干部要对学员“负责到底”。学院着重培养学员“想定作业就是实战”的思想，针对“现代战争在主要战场上的正规战，是诸兵种的合同战斗”的特点，在拟定演习计划时，从实际出发、照顾未来，反对“想当然”和“一厢情愿”。在他的指导下，学院先后组织实施了35次实兵示范演习、“首长一司令部”演习和12次规模较大的现地作业，使学员掌握了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知识。1955年，学院还选派数名教员赴前线参加解放一江山岛战斗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。

善于治校，打造正规化办学样板

刘伯承治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“教之以政治，绳之以纪律”。对军队院校来说，政治过硬是第一要义。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军建设的法宝，也是刘伯承办校的重要法则。他尤其重视教员的楷模作用，每次从部队选调教员，他都亲自过问，严把政治关。鼓励大家“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修养为军事专家”，立志做“红专教员”。军事学院担负培养全军中高级将领的重任，为此，他亲自拟定军人德行内容，尤其强调对高级干部学员的“组织领导与思想领导”，要“一时一刻不能放松而必须予以重视”。凡是涉及作风纪律的事，他都会一抓到底。有一次，他听说有教员对学员评分过宽，在亲自了解、确认情况属实后，严肃批评了教务科长，并把那个学员的分数改了过来。

刘伯承常说：搞剧团要有梅兰芳那样的名演员，开医院要有手到病除的高明医生，办学校则要有一支精通业务的高水平的教员队伍。他大力倡导“教学相长”，并将其形象地比喻为“结疙瘩”和“打收条”。教员写提纲、写想定、课堂讨论后作结论、作业后作讲评就是结成一个“疙瘩”，学员唯有每课必

求得练习，所学必求得巩固，作业做得明白，考试考得清楚，这样才算打“收条”，真正实现教员“交付”和学员“接收”对接的教学目的。

以上率下，“己身正不令而行”

刘伯承向来以治校严格、治学严谨而著称，这一“严”字首先表现为严于律己、以身作则。他常说：“己身正不令而行，己身不正有令不行。”作为德高望重的军队高级领导人，虽然年大体残，但他始终活跃在教学第一线。为了讲好“集团军进攻战役”一课，他查阅大量资料，编写3.7万字的讲课提纲，广泛征求意见，反复修改了三遍，这堂课在全军引起强烈反响。课后，当有教员向他请教授课诀窍时，他风趣地说：“有啥子诀窍罗！我号召你们学习，我自己也要带头学习。我这是几番心血一堂课，十八天准备，六小时讲完。如果有什么诀窍的话，那就是四个字：‘昼夜不息’。”为了重新校译《苏联红军野战条令》，他占用休假时间，不顾右眼早已致残，左眼视力微弱、流泪不止的病况，拿着放大镜在铅印本上终日伏案工作，直至一字字、一句句、一章章全部校译出来，并亲自过问版本样式、印刷规格、封面装潢、校对等具体事宜，高质量完成这项工作。

在军事演习中，他更是身先士卒，亲自审修计划，亲自选择场址，现地勘察地形，巡视阵地构筑，检查部队部署，并经常抽空看望参加演习的各类人员。1951年临淮关演习时，他听说有几个伞兵降落时受伤，当天就到驻地看望。在演习场，他顶着烈日骄阳，不戴草帽，不摇扇子，不解衣扣，风纪端正，严格遵守现场规定。有一次，身边的工作人员把一顶草帽戴到他头上，他立即摘下草帽，严肃地说：古代军事家都讲“夏不张伞，冬不着裘”，如果我们自己不以身作则，谁还相信你讲的那一套呢！顶天立地的将帅风度，高尚严格的军德军律，无不令人动容。



1951年10月至11月，志愿军第68军第204师在夏秋防御作战中，于朝鲜北汉江以东文登里地区，因地制宜巧妙组织兵力火力，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的“坦克劈入战”，积累了近战打坦克的成功经验。

侵略军倚重“乌龟壳”

坦克集猛烈的火力、坚固的防护和良好的机动性于一身，具有强大的突击力，是现代陆军的主战兵器，号称“陆战之王”。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功经验，朝鲜战场上的美国陆军十分重视发挥坦克的作用，其每个步兵师都编配有一个坦克营，进攻时以之为先导，防御时则作为支撑点，数量最多时达1400辆。美军投入朝鲜战场的坦克主要为M4A3E8、M26和M46三种型号，其中M4A3E8是二战中大名鼎鼎的M4“谢尔曼”坦克的终极改进型，在防御、机动和火力上都有重大提升；M26“潘兴”是美军为了应对二战德国“虎”式坦克而设计制造的重型坦克，战后才重新定位为中型坦克；M46则是M26的改进型，是当时美军最新锐的坦克。在这些坦克的正面，常常画有张着血盆大口的虎头图案，试图吓退英勇的中朝军民。

1951年夏秋，为了在军事上配合刚刚开始的停战谈判，美军发起了局部进攻行动。10月5日，美第10军辖下的第2师等部队开始向我东线文登里一带进攻。文登里地区是一条南北走向的狭窄山谷，东靠加七峰，西接鱼隐山，中间有未辉里至杨口公路纵贯我后方纵深。根据之前与中朝军队交手的经验，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发现我军缺乏有效的反坦克武器，因此决定采取坦克群集中突击的方式来进攻，美其名曰“坦克劈入战”。为了迅速攻下我军阵地，范佛里特特意授权美第2师师长：“只要夺取阵地需要，可以使用所有的弹药。”

科学配置火力，发挥地形优势

打坦克尤其是打集群坦克一直是现代战争史上的难题，对于装备差、以轻步兵为主的我军而言更是如此。金门战役时，岛上国民党军的坦克部队是我军作战失利的一个重要因素，抗美援朝战争初期，我军也曾多次受到敌军坦克部队的制约，影响了作战的进行。

文登里地区位于我志愿军第204师防御阵地的左前沿，由第610团不久前接防，是美军坦克向我防御纵深进攻的必经之路，不能在这里阻止住敌人集群坦克的进攻，是防御作战成败的关键，因此必须坚决守住。为了粉碎敌人的“坦克劈入战”，我军进行了大量有针对性的准备。

一是进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，加强国际主义、爱国主义和对美仇视、鄙视、蔑视教育，广泛开展诉苦运动，学习毛泽东关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、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教导，激发不怕吃苦、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，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。

二是合理组织反坦克火力。610团连同上级加强配属的火箭，总共只有76.2毫米反坦克炮12门，老式山炮4门，57毫米无坐力炮27门，90火箭筒22具。针对自己装备差、火力弱的实际，团里集中组成反坦克大队，以反坦克炮为第一层火力，山炮为第二层，无坐力炮和火箭筒为第三层，形成了梯次火力配置。还组织了6个反坦克小组，每组3至6人，装备地雷、爆破筒和反坦克手雷，视情机动出击近战歼敌。

三是充分利用地形。文登里谷底虽然纵深较长且有公路，但限于两侧山岭限制，横向机动余地不大。610团选择在山谷狭窄地段和山脚突出部构筑壕、交通壕和火力发射点，利用战前准备和战斗间隙大力抢修工事，白天打，晚上挖，将交通壕延伸至两翼阵地，形成了深达7公里的纵深防御阵地。另外，我军在作战中将防炮洞和露天发射点结合、基本阵地和预备阵地结合、真假阵地结合，并充分利用山地茂盛林木严密伪装自己，不仅为大量消灭敌人创造了条件，而且有效地保存了自己。

连续作战，痛打顽敌

10月11日，美军10余辆坦克在航空兵、炮兵火力支援下，向我军阵地发起攻击。战斗打响，敌人将坦克沿公路

粉碎『坦克劈入战』的文登里之战

□ 李 明

排成一路纵队向我两侧高地冲击，我则就势将其放进来打，直到敌坦克群进入到我纵深约三四公里的下深浦地区时，我反坦克小组在火力掩护下，迅速沿山沟隐蔽地向敌坦克接近，在距敌先头坦克10米时，连续投出反坦克手雷将其炸毁，堵住敌继续前进的道路。敌第2辆坦克见势不妙向我猛烈射击，我军迅速转移阵地将其炸伤。与此同时，我无坐力炮、火箭筒分队也迅速向前机动，在极近的距离内接连击毁另外3辆坦克，敌其余坦克掉头撤退，我军赢得初战的胜利。

12日8时，敌人又以大量坦克在我前沿阳村西侧展开，对我公路两侧阵地进行长时间压制射击后，以48辆坦克成梯次队形沿公路向我纵深突击。我反坦克部队立即出击，在几十米的距离上以3门无坐力炮连续射击敌先头坦克，击毁2辆、击伤1辆。乘敌先头坦克被击毁、后续坦克速度减慢、队形猬集的有利时机，公路东侧的我反坦克部队以交叉火力猛烈射击，击毁击伤敌坦克各1辆。遭我连续打击后，敌不顾损失以部分坦克用火力压制我反坦克火箭，其余继续向我纵深突击。我军各类反坦克火箭全面开火，反坦克炮、山炮部队占领前进发射阵地，在近距离直射射击击毁2辆，无坐力炮、火箭筒分队以游动射击方式，击毁3辆、击伤2辆，反坦克小组也利用交通壕以手雷、爆破筒毁伤敌坦克4辆。这一天下来，我军一共毁伤敌坦克18辆，狠刹了敌人的锐气。

敌不甘心失败，14日晨以8辆坦克编成楔形阵型再向我军阵地进攻。我无坐力炮分队隐蔽待机，在距敌200米处突然开火，击毁敌坦克1辆，其余坦克慌忙后撤，并集中火力轰击我军阵地。而我军早已转移阵地，待敌坦克进到射程以内时，沉着射击，三发三中，一举击毁敌坦克3辆。剩下的4辆见状掉头回窜，2辆被我炮火击毁，1辆被我军用爆破筒炸毁，1辆窜入雷区被地雷炸毁。至此，敌军当天出击的8辆坦克，全部被我击毁。

经过3天的连续战斗，我军取得了初步的胜利，作战报告迅速呈报给志愿军首长，受到嘉勉，集中火力各个击破、打炸阻结合的作战经验也通报全志愿军，得到广泛学习推广。敌人遭此沉重打击，再也不敢向我纵深快速突击，改以逐段破坏、步步前进的方式向我进攻。16日至30日，敌每天都以10余辆坦克沿公路对我阵地进行射击。我则将反坦克火箭推进至前沿，并利用夜间在公路及其两侧布雷挖壕，又炸毁敌坦克多辆。此后敌军天天变更行进路线、更换活动方式。我也因敌而变，随之改变战术，10多天内容毁伤敌坦克10余辆，又给敌人以沉重打击。截至11月4日，我军在文登里地区先后击毁敌坦克38辆，击伤9辆，彻底打破了范佛里特的“坦克劈入战”，我军阵地坚如磐石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。

抓部队安全的“大”与“小”

□ 王天辉

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，是习近平主席“大安全观”的一个重要思想。不论是墨菲定律或是海恩法则，充分印证：小概率事件不是征兆，而是警报。所谓：智大而谋小者，终究其成。在部队安全工作上，“小”的量因积累也会形成“大”的质，摒弃“小”的结果，才能有效防范“大”的后果。“大惊小怪”。抓安全千日不足，出问题一夕有余。概率再小，只要大于零，就有可能性，必须保持“一失万无”心态、做足“万无一失”准备，以应对各种意想不到的挑战。善于无中见有，有与无体现一种底线思维，考验抓安全意识是否牢固，决不能无事“松”、有事“紧”，更不能无事“惰”、有事“乱”，必须保持抓安全的平衡度、一贯性、经常化，无事要在感知中发现暗藏端倪，有事要在绵密中防止次生问题，切实做到“无”中见“有”、消“有”归“无”。长于小中见大，大与小彰显一种预见能力，强调对问题形成的过程洞见，决不能因小而不为、因初而妄为，善于从“发生”之初、预判“发展”之

向、化解“发酵”之势、防止“发散”之危，既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の有准备之战，也打好化险为夷、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。勤于危中见机，危与机折射一种深度忧患，蕴含“生于忧患死于安乐”深刻哲理。事物从来不是静止不变，都有其两面性，既不能把别人事故当故事听，善于从必然性中找到普遍性，用“他山之石”攻好“自己的玉”；更不能对自身问题抱着侥幸的态度看，善于从偶然性中认清严峻性，进而找准新机可塑性，切实做到安中见危、未雨绸缪。

抓大防小。抓安全，宁可十防九空，不可失防万一，这是原则，也是底线。“抓大”体现主动性、“防小”折射全面性，二者互为促进、不可偏废，不能因“大”才不计成本，认为“小”而精打细算，必须两手抓两手硬，才能铲除安全隐患的温床。既抓关键又防一般，这是抓安全的主次方略，关键是主导因素，决定安全工作的成败，一般是基础因素，影响安全工作的势。二者虽有大小之分，但更多体现性质之别。抓住关键性问题，就

能引领安全工作进入良性轨道；抓好基础性问题，就能形成齐抓共管网络格局。必须从宏观上把控全局，从微观上把握关键，双向用力、互促共筑。既抓重头又防大头，这是抓安全的平衡方式，人员上既抓“重点关注对象”，又盯“一般性群体”，方位上既抓任务前方，又盯留守后方，时段上既抓敏感时期，又盯平常日常，部位上既抓“大庭广众”，也盯“犄角旮旯”，让触角延伸到全领域、全时空、全过程，实现“安”的全覆盖。既抓经常又防反复，这是抓安全的线性方法，必须把抓安全当日子过，盯住日常、抓在平常、融入经常。拧紧聚智建安一股绳、贯穿闭环抓安全一条线，尤其对易发性问题要紧抓不放，多搞“回头看”、多杀“回马枪”，真正实现从“零”开始、向“零”奋进。

“小题大做”。责任之于安全，是最卓越的能力。没有不劳而获的安全，只有凌空蹈虚引发的事故，踴厉奋发才能屏障坚固、笃行不怠方可安全永在。前提是无缝隙明责，必须扛起“朝受命、夕饮冰”

的担当、强化“昼无为、夜难寐”的使命，明确方位、立足岗位，找准安全焦点、抓住防范重点、疏通隐患淤点，切实做到“在其位、谋其安”。关键是无条件尽责，不做坐而论道的清谈客，争做起而行之的实干家，脚踏实地切忌“走马观花”、解难化险克服“蜻蜓点水”，直面矛盾不缩手、亲抓实抓不甩手、扭住问题不放手，切实用辛苦指数提升安全系数。根本是无后果追责，既讲“事前拯救”，也重“事后惩戒”，坚持提纪在前，高悬法纪利剑。敢于揭盖子、动刀子，对掉链子的打板子、对不担担子的挪位子、对捅娄子的摘帽子，以零懈怠的责任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。

